

伤瓜蔓

李光南

退休后，我基本和单位断绝了来往，也很少和昔日的同事朋友联系。我们工作的时候，虽然像青海湖的鲤鱼产卵一样聚集在一起，但产卵过后则是各奔东西，有的随儿女出国了，有的常年在外出做“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”的旅游，在朋友圈拼命而卖弄地晒各地的风景，还有的去给儿女带孩子，继续承担“抚育”下一代的任务，偶尔接到一个电话，都会事先让我一哆嗦，因为这个电话大多数都不会有好消息，要么是某某生病，查出了癌症，要么是某某“走了”。

我上班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不良嗜好，八小时之外一般只干两件事，一是看书写作，二是侍弄庭院里的花草。这两样嗜好，都给我带来了很大收获。写作，让我成了一个在这座小城小有名气的作家，出了书，文章经常见诸当地的报纸和刊物；养花，让我这小小庭院总是生机勃勃，花红叶绿。美中不足的是，庭院外面是一块空地，因为是楼与楼之间的空地，不会有人打理，也无法打理，所以，除了一些小区里的老太太们随手扔下的垃圾，剩下的就是疯长的荒草。平常不要紧，只是到了夏天，垃圾的腐臭味就会飘进来，但因为垃圾定时有小区的清洁工清理，腐臭味也只是暂时的，忍一忍也就过去了，最难捱的是蚊虫的骚扰。杂草丛中的蚊虫黑黑的，个头不大，头部有两个小白点，嘴巴尖尖，好像长了刺，一盯上人的皮肤，就立即有股刺疼，刺疼不要紧，关键是刺疼后的瘙痒，简直就是一种折磨。我爱我这个陋居，爱这小小庭院，但却害怕炎热而漫长的夏天。

端午前后，有一个从前的同事来串门，顺便给我带几条他钓的鱼，为表示感谢，我请他在庭院的矮桌前喝外甥寄来的铁观音，可是，没一会，同事就受不了，像孙悟空一样抓耳挠腮，身上凡是裸露的地方都起了红点，我知道这是院外空地杂草里的蚊虫惹的祸。同事一边往身上涂抹着我递给他的风油精，一边对我说，为什么不把杂草除了？我说，小区物业也来除过，但几天就疯长起来了。同事又说，我给你出个主意，就是在墙根边种上瓜蔓，等瓜蔓长成了，就爬满了栏杆，也把杂草遮盖了，到时，既能欣赏到风景，又能避蚊虫叮咬，一举两得。这句话倒让我茅塞顿开。

于是，我决定依计而行，骑上电瓶车，到郊区的菜农和花农那儿，弄来了几棵瓜蔓的幼苗，栽在墙根处，像侍弄我的花草一样侍弄它们。

还真是种什么因，结什么果。一分耕耘，一份收获，到了盛夏，这些瓜蔓不仅爬满了庭院的栏杆，还延伸到庭院外的空地上，把过去的荒草全覆盖了，加上我

像预防花草虫害一样，给它们定期喷些营养剂和除虫剂，瓜蔓的叶子长得郁郁葱葱，蚊虫也没有了。不仅大白天，就是夜晚，我都能在庭院里纳凉品茗看书写作，倒也悠闲自在，自得其乐。

自从这些瓜蔓长成后，我家庭院前立即变得热闹起来。幼儿园的孩子放学后，就迫不及待地奔过来，在瓜蔓的旁边随意地追赶蝴蝶，不少小区居民还过来拍照，老太太也不随便倒垃圾了，而是自觉倒进垃圾桶。这些绿叶婆娑的瓜蔓成了小区一道别样的风景。我激动地打电话给我当初出主意的老同事，邀他过来观景赏月。

忽然，一天清早，我被院外巨大的动静惊醒，一股不好的预感涌上大脑，赶紧从床上爬起来，奔到庭院，却发现几个民工将我种的瓜蔓连根拔除，而那些生长在空地上的瓜蔓的叶子连同它们的花朵，都在除草机巨大的轰鸣声中，变成了片片碎绿和落红点点。我差点晕了过去，忙上前责问，为什么要这么做。领头的物业负责人振振有词地说是整顿小区环境，迎接区里领导的检查。我追问，即便是检查，这些瓜蔓碍着谁了？物业负责人说，如果被区领导发现了这些瓜蔓就要扣分。我反问，那如果长着荒草呢？物业负责人理直气壮地说，这空地本来就是长荒草的嘛，长荒草是正常的，扣什么分？我说，瓜蔓不比荒草好吗？物业负责人说，老人家，怎么能一样呢？长了瓜蔓就属不正常，说明我们管理不到位，就要扣分。我脑中忽然想到那句“名言”：“宁要社会主义的草，不要资本主义的苗。”我是秀才遇见兵，有理说不清，能是无奈地摇头。

我现在所要做的，就是赶紧去找我的降压药，然后面对这些被终止生命的瓜蔓哀悼生命的不幸。世间万物都有性，我相信它们虽然是花草，却也是有思想的有灵魂的。可是，它们的生命在野蛮者的面前一文不值。但我又不得不原谅他们，因为，在面对批评、面对可能受到的处罚，甚至面对失业，面对家人的温饱时，人性的自私和愚蠢会暴露得更多。但我难以想象的是，当同样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时，如果是面对其他生命的时候，他们是不是也会这样，而没有丝毫的怜悯和同情呢？想到这里，我不禁不寒而栗。我感觉到了自己的孤独和无助。但我还想把我的看法和即将到来的那个区里领导当面沟通一下。于是，我就在庭院里等待着他们的到来。

果然，当我的等待几乎到了极限的时候，老伴告诉我，区领导来检查了。我激动地站到院墙边，可是，他们的小车驶过我的庭院，径直到了物业办公室门口，下车后，一行人直接进了物业有空调的办公室就再也没有出来。大概一个小时，据邻居说，他们在物业办公室听了一会儿汇报，吃了两片西瓜，喝了三遍茶，抽了四根烟，呆了五十分钟后终于出来了，但也是立即上了车子，扬长而去。也难怪，这么热的天，他们怎么会顶着日头出一身汗，四处巡查呢。可是，我辛辛苦苦种的瓜蔓，一寸一寸一枝一叶长大的瓜蔓，却再也回不来了。它们死得可是比窦娥还冤哪！



集体出征 官学明 摄

夏日美味

戚思翠

楼下新开超市搞促销，生姜 12.98 元一斤，新蒜头 6.98 元一斤，香葱 5.98 元一斤，而冬瓜只卖五毛八一斤！老伴一口气将冬瓜搬上六楼的家。目睹硕大憨厚敦实的冬瓜，一身粉白如霜，霜底青皮滴翠，不禁心生喜欢。

我家餐桌，一年四季，冬瓜不断。炎炎盛夏，我更喜欢性凉解暑、甘淡富水的冬瓜汤。清早，挥刀切一段冬瓜，洗净去皮、瓢及籽，切片。无烟锅烧热，倒入适量的小榨豆油，生姜、虾皮炅锅后放冬瓜翻炒几下，加一锅水烧开煮熟，撒上葱段，盛盆凉透，一半置冰箱冷藏，晚间食用。一只蓝花汤盆里，莹润透明的青白冬瓜片，若隐若现的虾皮，碧碧绿绿的葱花，香味扑鼻，十分养眼。

母亲擅长做蚕豆米子冬瓜汤。新打下的蚕豆碧绿透亮，夹带“黑胎衣”。抓一把豆，用水泡，一宿之后，剥成一粒粒嫩黄似松花的豆瓣儿。大铁锅烧烫，加半汤匙小榨豆油，与冬瓜一起下锅翻炒几下，添水烧开，焖一焖，酥烂。冬瓜汤盛在紫色的搪瓷盆里，用草屋后藕塘里的凉水冷藏着。夏日炎炎，蓝天白云下，草帘小屋里的黑木桌上，一盘辣椒毛豆炒冬瓜皮，一大钵子豆酱炒螺丝，一海碗蚕豆米子冬瓜汤，便是上好美餐。开了花的豆瓣儿，点缀在洁白的冬瓜片中，漂浮着青葱葱段，煞是好看。冬瓜清淡鲜美，豆瓣糯软可口，香葱似有若无。一家人欢天喜地，

大饱口福。

海带冬瓜汤也是夏天之素补。我们家做的最多的是冬瓜木耳排骨汤，一年四季都吃。木耳提前泡发，撕成小朵；冬瓜去皮瓢，切片；排骨洗净，热水焯，去血沫。砂锅添适量清水，放入葱段，倒入排骨，加少许食用油，大火炖至沸腾，微火慢炖一小时，待排骨熟烂，倒入冬瓜、木耳，继续炖至冬瓜变成透明色后放盐，出锅前撒下葱花、调料。冬瓜软烂，木耳清香，排骨肉质细嫩，汤清香可口，一点不油腻。

冬瓜，外青翠，内白嫩，形状有圆如足球的，有扁如木墩的，有长如枕头的，大小不一，但都长得稳重朴实。与其它瓜菜相比，冬瓜天然绿色，无农药污染，烧菜做汤，滋味清淡，营养丰富。《神农本草经》中记载，冬瓜有“水芝”之称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说冬瓜乃全身是宝，肉、皮、子、藤、叶、瓢都可入药，主治小腹水胀，利小便、止渴、消热毒等等。而现代营养师的说法就更科学了：“冬瓜中还含有丙醇二酸，有瘦身减肥和美容的功效。”所以，冬瓜不仅解暑，还减肥。

十年前，微博上亦曾流传过盛夏避暑秘笈：将一只碧绿滴翠的冬瓜洗净擦干搁置床上，热得睡不着觉的时候就摸一下冬瓜，或者干脆抱着冬瓜入睡，一小时可降 3℃ 体温！难怪冬瓜又名枕瓜。枕一只憨实清凉的冬瓜入睡，梦中的滋味一定格外清凉吧。

